



良心茶遊記

●良 心

絕密馬特霍恩計劃(上)

在民間，長期以來都傳說抗戰後期美軍曾從芷江機場發起對日本本土的遠程戰略空襲。但經查沒有這方面的任何資料，歷史上有記載的是，在中國抗戰後期，有多批美軍B-29「超級空中堡壘」重型轟炸機從中國川西機場秘密起飛，長途奔襲轟炸日本本土，震撼了日本朝野。這就是美國軍方高層在太平洋戰爭後期制定的極為神秘的「馬特霍恩計劃」，即對日本本土秘密實施的戰略轟炸行動。

歷史還記載，在此之前的太平洋戰爭前期，美國軍方已經策劃過一次對日本本土的空襲行動，代號叫「報復行動」。日軍偷襲珍珠港，令美國遭受空前奇恥大辱，發誓尋機報復。羅斯福總統明確要求美軍方立刻制定轟炸日本本土的報復方案。美軍方制定方案時卻面臨兩大無解難題：一是美軍遠程轟炸機沒有亞洲近海陸地機場，航程不足以直達日本；二是海軍艦載機航程太短，無法抵達東京，航母抵近日本又會遭遇日軍艦隊圍攻。正在此時，美海軍一參謀視察「大黃蜂號」航母時突發奇想：美陸軍航空隊可駕駛轟炸機從航母起飛轟炸日本。美海軍還真據此奇想策劃了一個可行性方案：選用B-25中型轟炸機從大黃蜂號航母起飛轟炸東京。美陸海兩軍很快就此方案達成聯合行動共識，行動正式定名「報復行動」。

1942年2月2日，兩架未改裝的B-25在大黃蜂號航母上完成短甲板起飛試驗，證實陸基中型轟炸機可在航母升空，但無法返航着艦，只能單程突襲。美軍高層反覆研討後確定「報復行動」的最後方案：轟炸機在艦隊抵至日本以東約400海里處起飛；機群夜間轟炸東京、橫濱、名古屋、神戶軍工目標；完成轟炸後直飛中國沿海野戰機場。

美軍高層經多方篩選，最後選定美國陸軍航空隊的杜立特中校負責統領實施「報復行動」。杜立特1917年一戰爆發後棄學參軍，進入陸軍航空隊學習飛行。後又進入麻省理工深造航空工程，1925年取得全美首批航空工程博士學位。1922年完成人類首次24小時不間斷橫跨美洲大

陸飛行，轟動全美。他1930年以少校軍銜退役，入職殼牌石油航空部門研發航空燃油。杜立特和美陸軍航空隊總司令阿諾德一直維持亦師亦友的深厚信任關係。兩人在軍隊建設和發展理念上高度契合，阿諾德視杜立特為最可靠的技術心腹。1940年，已是殼牌高管的杜立特遊歷歐洲預判大戰將至，主動找到阿諾德，表示願意放棄商界優厚待遇重返軍隊為國效力。阿諾德十分認可杜立特在國難當頭時的愛國大局觀，第一時間將杜立特徵召歸隊，並讓杜立特一直在他直接領導下任職。

阿諾德認為杜立特有解決核心技術難題的能力、極強的抗壓能力和超強的帶隊領導力。他完全能駕馭這次九死一生的絕密任務。1942年1月中旬，阿諾德正式召見杜立特，將「報復行動」（空襲東京）的全部籌備、指揮大權全權交付給他，任務為絕密專項，不受常規部隊管轄。杜立特受命後立即着手全套籌備工作，其中最重要是人員選拔和飛機改裝。人員選拔主要從第17轟炸機大隊招募自願參戰機組，共80人，然後在專門設立的秘密訓練基地封閉訓練。飛機改裝的核心目標是要最大限度減重和加裝海量副油箱，完全適合在航母上短距起飛，並能夠達到3,000公里單程奔襲需求。最後改裝了24架B-25B，從中篩選出16架狀態最優戰機參戰。

為護衛大黃蜂號航母執行杜立特空襲東京任務，美海軍組建了由哈爾西中將指揮的第16特混艦隊。特混艦隊由大黃蜂號和企業號兩艘航母、4艘重巡洋艦、8艘驅逐艦及2艘補給油船組成，艦隊總司令哈爾西海軍中將坐鎮企業號航空母艦指揮全局。1942年4月1日，杜立特帶領16架改裝的B-25機組人員，抵達舊金山碼頭。人機登上大黃蜂號後迅速完成炸彈掛載等一系列準備工作。4月2日清晨，大黃蜂號在特混艦隊護衛下駛入太平洋。這時杜立特才向全隊宣布這次絕密任務：轟炸東京、橫濱等日本工業城市，轟炸後直接飛往中國浙江機場迫降。他詳細講解了目標區分和應急逃生預案。最後明確紀律：全程無線電靜默；嚴禁攻擊日本皇宮和居民區。



●杜立特駕駛1號機從大黃蜂號航母起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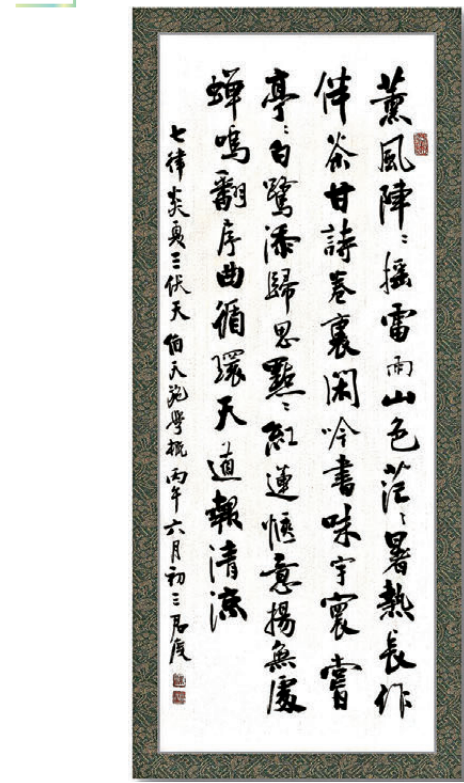
作者供圖

在航行途中，企業號航母全程承擔全部空中偵察掩護任務，為整個艦隊構建防空屏障。巡洋艦、驅逐艦在航母外圍環形布陣，形成警戒圈。兩艘油船保障遠航供油。艦隊一路隱蔽前行，原本預定4月19日拂曉抵達距日本本土400海里（700公里）的預定陣位，夜間起飛實施突襲。然而4月18日凌晨突發意外，艦隊航行至日本以東650海里（1,120公里）海域時，被日軍警戒漁船發現。艦隊總指揮哈爾西中將與杜立特當機立斷，決定提前24小時緊急出擊。4月18日清晨8時15分，杜立特率先駕駛一號機升空，其餘轟炸機在十餘分鐘內全部成功升空，分散前往空襲東京、橫濱、名古屋、神戶四座城市，重點轟炸軍用造船廠、鋼鐵廠、軍火倉庫、油料儲存區、陸軍兵營。

機群白天出擊，立刻遭遇日軍戰鬥機攔截與地面密集高射炮火封鎖，飛行員們只能憑借精湛技術低空突進，快速投彈。整個轟炸過程倒很乾淨利落，從第一顆炸彈投下到全部戰機撤離，僅用時30秒。共向各預定打擊目標投下16噸炸彈。但由於B-25為遠距離航程大幅減重，拆除了高精度轟炸瞄準儀，且提前起飛燃油緊張，不敢長時間盤旋瞄準，因而打擊精度大打折扣，整體戰術破壞效果微弱。轟炸任務完成後，16架轟炸機即刻掉頭返航。返航中所有戰機燃油相繼耗盡，沒有一架能夠抵達衢州、麗水等預定接應機場。夜幕降臨，雲海昏暗，失去燃油支撐的戰機徹底失去操控餘地。杜立特果斷命令全體機組棄機跳傘或就近沿海迫降。

最後，杜立特等16架飛機80名美國飛行員，有15架75人飛入中國境內的浙江、江西和安徽山區跳傘落地，包括杜立特在內的67人被中國軍民營救脫險；有8人跳傘後不幸被日軍俘虜，其中3人被日軍處決，1人獄中慘死，剩餘4人戰後才得以獲救。有1架飛機飛到海參崴，機組人員5人被蘇方扣留數月後悄悄送回美國。

詩詞度墨香



七律·炎夏三伏天
施學概鞠躬

薰風陣陣搖雷雨，
山色茫茫暑熱長。
作伴茶甘詩卷裏，
閒吟書味字寰嘗。
亭亭白鷺添歸思，
點點紅蓮愜意揚。
無處蟬鳴翻序曲，
循環天道報清涼。

丙午六月初三
2026年7月16日

●金 戈

趕場

趕場是一種鄉村集市文化，對出生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人來說，記憶尤為深刻。

趕場在北方被稱為「趕集」。就是在官方規定的時間和地點，集中交易糧食、果蔬、畜禽，購買日用品。那個地點，通俗稱呼叫「市場」，一般設在縣城和鄉鎮，所以趕場也有趕「縣場」和趕「鄉場」之分。鄉場的設立是因為山區農村交通不便，離縣城很遠，農戶居住分散，有的農人一輩子都沒到過縣城幾次，商戶又少，所以在就近政府所在地設立一個場鎮。不管是鄉場還是縣場，到了規定的日子，場鎮人山人海，十分繁榮。至於趕場日子，只要官方作出規定，大家都會自覺遵守。記得童年時大約是一個星期趕一次場，後來隨着經貿的發展，改為三六九或者二五八，再後來改為逢雙趕場。規定的日子都是以農曆來計算的。俗語「三六九趕場，各有各的忙」「二五八趕場，逢集有事故」，說的就是趕場。

人們對趕場是有着濃厚的興趣和情感的。因為到了這一天，人們會帶着各式各樣的農產品去市場上交易。平時買不到的日用品，到了趕場天可以買到。在物資匱乏的年代，這就是一個盼頭。除了商品交易，趕場天在市場上還可以碰到好久沒有見面的親朋好友，交易間

隙，大家還可以談談心，交流交流情感，開心一下彼此家庭狀況，促進一下親情和友情。

小孩子對趕場有興趣，是因為可以跟着大人進城見世面。大人賣了農產品，兜裏有錢了，心情一高興，說不定還能給自己買點零食呢。如果碰到七大姑八大姨，也會給自己一點零花錢，或者給自己買點零食吃。當然，小孩子跟着大人去趕場，那要星期天或寒暑假才行，大人是不會讓小孩為此耽誤學習的。

說起趕場，我想起了兩件事：一是幼小的時候，母親背着我去縣城趕場，在康藏公路上碰到一位從漢王鄉大山裏背柴花子去賣的農人。漢王鄉離縣城將近100里，他們天不亮就出發，帶點乾糧路上餓了吃。擦身超過時，那位農人正吃着玉米饅饅，年幼的我看見了，向人家伸出一隻手去，那位農人就掰了半邊饅饅遞给了我，並說：「饅饅要泡鬆了才好吃。」母親只顧趕路，聽見聲音回頭才發現，連忙向人家致謝。另一件事是1993年，家鄉洪雅一位姓周的縣長上任後，為了繁榮經濟，宣布將縣城逢雙趕場日改為「百日場」，不料老百姓根本不買賬，依然逢雙才來縣城的集市買賣交易。老百姓這一堅持，也就堅持了30多年。

遙遠的回憶，近在身邊的趕場。

文化解碼

探訪雲岡石窟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近日去了山西大同的雲岡石窟，這可是中國北魏王朝留存於世的世界級文化瑰寶，也是今天中國北方最具代表性的皇家建造的石窟群。在和當地學者、導遊一番溝通後，再結合一些史料記載與學界研究的發現，我才知道這座依山而鑿的佛教藝術之地，在王朝的政治規則更迭背景下，有過一段皇家血脈之間愛恨情仇的糾葛和變幻，在此變幻無常中，雲岡石窟孕育而生。

雲岡石窟的開鑿與興盛，始終與北魏佛教命運緊密交織。石窟的開創者曇曜，來自甘肅武威，其師開鑿了河西走廊天梯山石窟。天梯山石窟作為中國早期摩崖造像的源頭，奠定了北方石窟藝術的基礎，也為曇曜日後營建雲岡石窟積累了寶貴的造像指引。

北魏太武帝時期，他重新打通了西域的絲綢之路，軍威輻射西域與中亞，但是他也推行大規模滅佛政策，北方佛教寺院遭遇空前浩劫。當時太子拓跋珪崇信佛法，不贊同父親的做法，在暗中保護眾多僧人。在太子的庇護與預先通報下，曇曜離開是非之地，躲過劫難，輾轉隱居今天的河北定州，靜待佛法復甦。太子面對父親的治國理念，心情鬱悶，年紀輕輕就因病早逝，未能登基，他的兒子文成帝（也就是太武帝的孫子）即位後，下詔復興佛教，廣招天下名僧，流亡多年的曇曜再度被朝廷徵召。

據史書記載，曇曜赴平城謁見皇帝時，出現了皇帝的御馬主動靠近，口銜僧衣的罕見一幕，被時人視作高僧感召萬物的祥瑞之兆，曇曜也因此深得皇室信賴，被委任總領全國佛事。民間亦有傳聞，這一異象或許是曇曜事先經過巧妙布置，以此穩固佛教復興的輿論根基。當我站在曇曜修造的五個佛窟前，回望這段歷史，細細品味起北魏皇室借祥瑞興佛、以佛法安民安邦的政治思想，也覺得這是佛教西來逐漸開始中國化發展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佛教回歸北魏都城後，曇曜奏請皇室開鑿石窟，誕生了雲岡石窟最早的核心景觀——曇曜五窟。北魏時期中國開始形成「皇帝即如來」的思想，也有僧人提出「不依國法，佛事難興」的佛教發展理念，將皇權統治與佛信仰深度融合。正因如此，最早的五座洞窟造像，今天的學者

認為他們分別對應北魏五位帝王，以佛之容貌象徵帝王之容，使北魏五位皇帝的身姿千年傳承於大同武周山山石之中。

如果你實地觀察可見，雲岡造像處處暗藏王朝細節。其中一尊彌勒造像，對應生前未登帝位、鬱鬱而終的太子拓跋珪，以未來佛的形象，完成了歷史的無聲補白。石窟中一尊古佛足部留存天然黑石紋理，恰好與史料中某位帝王足生黑痣的記載高度契合，天工與史實相融，令人驚嘆古人造像的巧思。

歷經北魏一朝的持續營建，雲岡石窟留存大小造像59,000餘尊。千百年間，石窟歷經多代維護修繕；唐初有零星造像增補，遼代修繕窟前建築，清代亦有信士參與維護。近代石窟歷經風雨侵蝕，山體開裂、風化損毀等嚴峻問題，新中國建立後，為保護這一國寶，周恩來總理曾專門批示撥款，對雲岡石窟開展系統性大規模修繕，最大程度保全了石窟主體風貌，也是當代文物保護的重要里程碑。

行走石窟之間，能夠清晰看見中外藝術交融的鮮明痕跡。雲岡造像風格多元並存，部分佛像衣紋承襲健陀羅藝術特徵，也有吸納了中亞異域藝術特色，還有源自古印度南方佛造像流派。幾種風格共生一堂，還可以看到此地佛窟也開始融合中原文化的元素，漢族的宮殿建築時時出現在佛國聖境中，這些藝術特徵也成為北京大學宿白、杭侃等學界專家持續研究、探討的學術焦點。

相比敦煌壁畫石窟，雲岡石窟頗具辨識度的藝術特色，我看到獨特的飛天造像。敦煌飛天多是繪製於牆面，飄逸輕盈、身姿窈窕，而雲岡飛天造型敦厚圓潤，肢體飽滿豐腴，線條質樸渾厚，手臂宛若胖墩墩的蓮藕，憨態靈動。尤為難得的是，雲岡絕大多數飛天採用立體圓雕工藝，區別於常見的平面壁畫飛天，立體造型讓千年造像依舊鮮活生動，氣韻飽滿。

跨越1,500餘年歲月，雲岡石窟今天靜立在大同的山谷中，見證了中國北方多民族交融的歷史。此次參訪，讓人真切感受到這座皇家石窟承載的文化多元融合厚度，依然為今天的人們提供着研究中國南北朝歷史、絲路文化發展獨特又珍貴的藝術資源。

雨落福州

雨落福州，總帶着一種化不開的潮濕。

水汽黏在青石板上，歲月把石面浸得溫潤，泛着淡淡的幽暗，像女子垂落鬢邊的點點碎玉，安靜、脆弱，藏着說不盡的心事。三坊七巷的青石板，便是這樣。它們一塊塊緊挨着，從巷口鋪到巷尾，從今天鋪到明天，沉默地承着雨、承着風、承着無數匆匆走過腳步，綿延了一個又一個百年。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化那柔棉、幽深的嘆息。

「我打江南走過，那等在季節裏的容顏如蓮花的開落。」我常想，中華文化，原就是這樣一位深居閨中的女子。她生在青磚黛瓦之間，長在筆墨書香之中，眉目清婉，氣質沉靜，像一幅暈染開的古畫，淡淡的墨香便已勝過濃妝艷抹。她本是願意敞開的，願意將窗扉輕啟，看一看對街的簷角，聽一聽巷底的故事，讓世人窺見她千年的溫柔與風華。那時的她眉眼舒展，光彩奪目，蓮花開落之間皆是從容。

可惜人間的馬蹄，總是太急。時代的潮湧，像一陣猝不及防的風，捲着喧囂亦帶着躁動。人們或許只是忘了回頭，看看身後那些歸於沉靜的磚瓦；聽聽那位閨秀，欲言又止的嘆息。於是，推土機的轟鳴，碾碎了巷陌的寧靜；塵煙四起，模糊了飛簷翹角原有的凌厲。青石板被撬起，青磚被推倒，黛瓦碎落一地，就像散落一地的珠釵。而她，將所有的美麗、所有的心事、所有未曾說出口的期許，一一收起，藏在心底，窗扉緊掩。沉默，是她安靜的疏離。

所幸，總有人，願意慢下來。聽見她沉默裏的嘆息，看見她窗扉後的落寞，更懂得她脆弱裏的珍貴。於是，有人伸手，擋住了滾滾向前的馬蹄：「先生，請您停一停，不佔用您太多寶貴的時間，只是不要再讓青石板路被連根拔起，不再讓青磚黛瓦化為塵土。」於是，拆遷的喧囂戛然而止，被撬起的青石板能重新鋪回地面，但倒塌的白牆黛瓦不知何時才能慢慢撫平歲月的傷痕。

雨又落下，輕輕敲在青石板上，敲在白牆黛瓦上，敲在半掩的窗扉上。水汽暈開了潮濕，也暈开了她心底那一絲微弱的、溫柔的回應。窗扉，微微地推開了一道縫隙，讓風從縫隙裏穿過，帶着雨的清潤。

我伸手輕輕撫過牆面，指尖觸到磚石的微涼，那些紋路，像是她刻意藏在磚瓦裏的，是歲月的痕跡還是心事的皺紋？我相信，總會有人輕輕叩響那扇半掩的窗，總會有人輕聲喚她，讓她知道，她的美從未被遺忘，她的溫柔終有人懂得、她的風華將永遠在時光裏靜靜綻放。

作者生於2009年，金牛座中五男生，現居九龍城喇沙利道。愛雨，愛朗誦。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第二屆優秀學員。

浮城誌

詩詞偶拾

雲邊有夢

風把雲吹得很輕
我把心事放得很靜
不必向誰說明
心底藏着一片天晴
走過人間煙火零星
看過夜色慢慢降臨
仍願抬頭望向雲影
那裏住着未涼的憧憬
不必怕路途步輕
不必怕無人回應
每一次抬頭仰望
都有溫柔悄悄靠近

雲在天邊慢慢行
夢在心底輕輕醒
不問前程多遠多明
只守此刻，安穩清明

●陳松